

# 反本质主义与女性主义批判

王进<sup>1</sup>, 张颖<sup>2</sup>

(1.中山大学 人文学院, 广州 510275; 2.仲恺农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 广州 510225)

**摘要:**当代反本质主义思潮兴起, 性别本体论的合法性受到普遍质疑。在本质主义传统的清算中, 女性主义在颠覆性别本质的同时批判父权政治, 而对女性本体的取消却使其陷入解构迷宫。性别消解与理想缺失, 造成当代女性主义面对性别批判与学术价值的矛盾。要解决利益与价值、批判与学术之间的矛盾, 女性主义就势必要彻底摆脱性别对立意识, 在重塑女性主体的基础上回到理性的性别研究轨道。

**关键词:**反本质主义; 女性主义; 解构; 主体重建; 性别研究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07)03-0047-04

反本质主义思潮, 滥觞于 20 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 主张放弃对语言实体和意义本质的寻求, 致力“对意义先验实体性的注销”及“对事物抽象本质的瓦解”, 旨在通过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促使当代文化转向“人生实践”, 在消解人的终极价值中关注生命价值的具体状况<sup>[1]</sup>。借助反本质主义舞台, 当代女性主义, 以其前所未有的浩大声势, 一方面要求彻底清算性别领域的本质主义传统, 在消解女性本质的基础上猛烈批判性别政治; 另一方面积极宣扬介入社会, 从文本与社会两个层次解构父权文化。女性主义对父权传统的激烈批判本身无可厚非, 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促进女性自我意识的提升与性别平等观念的深入; 但是其在对女性本体的“取消主义”倾向中却陷入解构迷宫, 在激进的道德情感中总是无法回避性别批判与学术价值的矛盾。因此, 笔者试图从性别研究角度, 对女性主义在反本质主义思潮中的发展进行相关梳理, 深入探讨性别本质的解构与性别解构的本质, 提倡从激进女性主义回到理性性别研究, 在摆脱性别对立意识的基础上重塑女性主体, 真正实现女性意识的自由与自觉。

## 一、性别本质的解构

数千年的父权文化使男性对性别领域拥有绝对的权力, 从身体与心理两个层次控制女性意识的生产; 女性则被剥夺自我定义与主体建构权力, 处于边缘并接受男性的“救赎”。她不是被构造成“某种实质的缺失”、“不完善的男人”, 就是被定义为“理性的缺席”或是“善良的本质”<sup>[2]</sup>。女性总是被界定为是作为男人对立面的某种本质客体以补充或强化男性意识

的建构; 男人对她的本质解释多种多样, 而她却总是毫无例外地被界定为某种受到其他自然或非自然现象控制的“次等混合物”。20 世纪女权运动的先驱们大多自觉接受了反本质主义的洗礼, 开始要求清算性别领域的本质主义传统, 释放受女性压迫的女性潜意识, 在性别差异的舞台上拉开解构主义的帷幕, 在颠覆性别本质的基础上重新评价整个父权文化。在反本质主义思潮中, 如果说英国温和派女权主义者沃尔夫, 在反对性别本质主义的同时不排斥性别本质、在性别平等的呼吁中对女性本体存有留恋的话, 法国的西蒙娜·波夫娃则认为性别完全是父权文化的产物, 女性寻求解放就必须放弃对性别本质的幻想, 在颠覆性别本体论的基础上完全放逐女性主体。随着性别平等意识的不断深入, 女性主义者们不再满足于理性女性批评对性别二元对立本质的改造与沿用, 而基本转向波夫娃式的极端性别批判, 试图从性别本质的消解出发, 颠覆父权文化的深层结构, 彻底瓦解任何形式的性别本体。

在 19 世纪初期, 西蒙·波夫娃分析妇女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心理形成过程, 就已断定“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形成的”<sup>[3]</sup>。言下之意, “男人也并不是天生就是男人, 也是社会的产物”。其意非常明确: 传统女人和男人的刻板形象不是自有之物, 而是父权社会的话语权力产物。在清算性别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传统中, 波夫娃认为性别本体论是男性自我的权力产物, 而女性作为男性自我反映物的“他者”并无任何本质意义可言。这种性别本质论中男女对立的权力实质, 在玛丽·朴维看来, 就是“‘女性’反映不了完整的‘自我’, 仅仅是同‘男性’相对照时获得的

收稿日期: 2007-12-26

基金项目: 中山大学博士生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王进(1979—),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比较文化及西方文艺理论, E-mail: wangjin7910@163.com

临时定义的一个位置<sup>[14]</sup>。当代女性主义者莫尼克·维蒂格则鼓励放弃“女人”的概念：“父权制的秩序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也不仅仅在于单纯的‘价值’领域；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压迫。要揭示它的存在，暴露它的机制，必须摈弃‘女人’的观念，即要对那个为压迫的目的而把性别划分强加给人类的事实进行谴责<sup>[15]</sup>。在她们看来，温和派女性主义在肯定性别本质差异基础上要求性别平等，就等于重新拣起这种对立结构，自愿“重新创造和维持权利话语的镜像物”，而颠覆性别本质、寻求自身解放的唯一途径就是坚持相对的性别差异，长驻临时的“他者”地位。或许她们很欣赏温和派女性批评对消除性别歧视、争取性别平等所作的努力，但却不能容忍后者打着“理性主义”旗号被父权文化牵着鼻子达成某种权力合谋。她们更愿意强调非理性的女性主义批评，更渴望在性别本体的废墟上宣告男性权力的死刑。

性别界定是女性主义批评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点。在两性差异造就的性别学术空间里面，女性主义期盼以其特有的女性经验来重新认识性别内涵，以全新的女性视角重新评价整个社会文化体系。通过男权批判来提升女性意识，所面临的首要困境就是“自我他者化”问题：女性界定与差异意识必须建立在消解本质和颠覆本体基础上，而性别本体的瓦解也就意味着自我意义的注销与女性本体的消亡。当代女性主义在激进道德情感左右下宣告性别本体论的终结，然而“自我他者化”的身份界定却始终伴随“主体性取消”的理论尴尬，于是解构主义从幕后走上性别反本质主义的舞台，成了女性主义的理论皈依。

## 二、性别解构的本质

西方的解构主义是通过对语言结构的破坏以图颠覆传统成规，目的是在“延异”、“播撒”的术语网络中，证明“在二元对立之外，在他者的未知结构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既无法估算又灵活多变，超越任何推测的范围<sup>[16]</sup>。按照解构的逻辑，女性主义应在解构“男强女弱”的二元对立中，揭示“女性的未知结构与其不确定性”。解构主义本身已经指明“解构男权”和“解释女性”的两条性别战线，而前者又是作为后者的前沿阵地。但是，按照女性主义“自我他者化”模式看来，既然“男权解构”与“解释女性”之间被认为存在着充分必要条件关系，两者之间就划上了等号，在对性别本质的解构中也就放弃重建女性本体的努力。女性主义的解构逻辑显然忽略两条性别战线的独立意义，而片面强调性别批判的“主义”意识，无法避免地陷入性别对立的泥潭。随着女性主义的学科

化和专业化，性别主义批判逐渐形成一种格式化和机械化的利益批判，并以更加激进的先锋姿态介入当今社会文化。从反本质主义到解构主义的理论转向中，女性主义早已超越女权运动对性别平等的要求，并投入到对女性形象的解构及对父权夫权的颠覆。

波夫娃等人曾指出性别本质论中男性自我与女性他者对立的实质，但她们没有明确在理解“女人”概念的过程中，怎样防止女性主义自身的本质化和简单化倾向，以及在性别本质被颠覆之后的废墟上如何实施女性主体重建。于是，在受她直接影响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女性形象批判学”和“男性霸权学”俨然成为显学。男权文化被普遍认为是正在进行“对妇女象征性的歼灭”活动，而女性批评“就是抵抗理论，对抗现行规范和判断标准<sup>[17]</sup>。男性整体被视为批判对象，在女性主义热潮中成为解构游戏的沉默他者。虽然男性内部也存在为数不少的投身女性主义的男性学者，但女性主义阵营中，他们要不接受女性主义的性别解构逻辑，要不就被排除在女性主义研究之外。男性的女性主义批评，在肖尔瓦特看来，只是男性权力的男扮女装，是“为了使男性统治现代化而对女性才智发起的另一轮攻击<sup>[18]</sup>，为此女性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女性批评的主体只能是女性自己，要坚决反对男性来盗取这种属于她们自己的文学理论。露丝·伊格尔瑞更是发挥了肖尔瓦特的观念，认为“任何主体的理论总是被‘男性’占用”，坚持女性是“男性主体‘反射’自身所需要的否定命题<sup>[19]</sup>。

考虑到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实践，这种矛盾的做法似乎可以理解：性别差异在批判中既是颠覆的对象，也是颠覆存在的基础。因此女性主义一方面要解构性别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也必须与性别对立意识保留有一定的同谋关系；一方面反对男性通过理论的男扮女装盗取女性主义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必须将男性文化的解构理论换成女装并引入女性主义批评。在这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中，当代女性主义要在性别本体消解的情况下继续男权解构游戏，就必须始终保持相对的性别差异，而在这种“自我他者化”模式先入为主的基础上展开女性主义实践，自然就无法避免武断和偏执的批判态度。也许对于当代女性学者而言，男性早已成为女性的对立面，至少是假想的反方，女性主体的建构本身意味着本质化的过程，为维护女性主义的合法性来一场解构男权的斗争，这样就可以回避女性自身的建构问题，而采取一种相对成熟而又经济的“男性霸权批判”策略。也许在这场权力解构的游戏中，性别差异已经成了延异的符号，现实的性别平等早已是不务之虚。

当代女性主义这种务虚的理论,在实际经验中无法避免武断和极端的倾向,甚至在实际批判中表露出一一种简单化的倾向。“男强女弱”形象被某些女性主义者重新本质化,而她们也早已经习惯于将自己包装成“消声”的“弱者”与“他者”,博得受众先入为主的同情视角,从边缘对“男性中心”进行猛烈冲击。性别差异既是她们批判的目标,也是她们赖以存在的平台。沃尔夫宣扬的“双性同体”理想对她们来说太理想化而不容易操作,她/他们更愿意驻守更为时髦更为激进的“男权批判学”研究阵地。换句话说,性别差异如何并不重要,性别理想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解构的游戏中将“男性霸权”批判到底。

考虑到女性仍普遍受到歧视的社会现实,对男权社会的激烈批判确实可以促使男性的自我反思与女性意识的提高,但如果把男权批判当成女性主义的旨趣那无疑是善良的无知。诚如徐岱所言:本质主义的根本错误,就是“将一个功能性的认识论装置当成一个实体性的本体论对象”<sup>[10]</sup>,那么反本质的女性主义,则无疑完成抹杀了功能性的认识论与实体性的本体论的区别,错误地把女性自我建构的实体性的本体论对象归结到了男权批判的功能性的认识装置。男性的批判并不是女性主义的最终目的,女性主义的终极关怀仍然是女性主体的建构和女性经验的回归;对父权夫权的批判是达到终极关怀的重要手段,存在着其文化批判内涵,然而对女性主义来说,更多的也只是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热衷方法论批判而无视本体建构,无异于买椟还珠、秦伯嫁女。

### 三、回到女性主体

如果说女性主义的“自我他者化”定位,某种意义上反应了性别解构的矛盾性,那么女性主义的内部争议,则表现出价值多样化及多元化的趋势,而部分女性主义学者,对这种多样性的忽视甚至压制,更多体现出理论的缺陷和批评的极权。这些女性主义的先知先觉们,既要成为男权批评中的女性他者,亦要成为女性中的权威代言人。她们的批判逻辑说来异常简单,要不就是男性,要不就是女性,根本没有什么中间地带。她们不是不清楚沃尔夫她们对女性主义极端化倾向的批评,她们只是不能或不愿意做超越性别的尝试。对中间地带的肯定就意味着性别差异的弱化,对性别差异的削弱恰恰意味着解构逻辑的背离,她们宁愿固守弱者和他者角色,鼓励一种格式化的解构批评。

女性主义在男权解构中强烈的政治诉求,使其在反本质主义思潮中根本无法保持理智的情感,在

性别本质的狂热解构之中完全放弃女性自身的主体性建构。对于她们来说,女性“与不同别的事物保持距离,无法站在别处宣称自己”;根本就不应该再是一个可以决定的身份<sup>[11]</sup>。或许性别身份本身就只是“男性性征提供所向披靡的阳物的自我再现”,而女性在某种意义上总是作为“被界定为男性性征的必要补充,而且往往作为一个否定的形象”。这种以男性“他者”来定义女性的方法成为当代女性主义者唯一推崇的自我界定途径,就是因为否定性身份定位往往可以在性别差异的基础之上赋予女性主义“一种永恒的神秘,一切颠覆性的力量”。然而遗憾的是,当代女性主义获得这种颠覆性力量的代价,乃是女性自我身份的放逐与主体性的消解。克里斯蒂娃更是明确地表明了当代女性主义宁愿与男权玉碎的这一极端立场:“女性主义的实践只能是否定的,同已经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协。我们可以说:‘这个不是’和‘那个也不是’”<sup>[12]</sup>。

克里斯蒂娃本人或许也会为在“非此非彼”的异延模式中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而懊悔不已。然而,克里斯蒂娃她们就是坚信,女性主义在颠覆逻格斯中心及其压迫之前不能划分出一个清晰的“女性”范畴,而对于在何时何地以何标准才能在逻格斯消亡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女性概念,沉溺于解构理论中的她们并不会关心。她们总是回避并反对谈及这种女性本体的问题,也不再寻找一种女性本体的立场和观点,实际上这种寻求本身恰恰也被其视为“男权文化”思维。现实的女性生存状况早已在她们视野之外,而唯一可以利用的只有两性的身体界限。对于陷入解释主义迷宫中的女性主义来说,女性身体的价值早已置换了性别身份的意义,肉体意识的沉溺已经替代了女性主体的诉求。性别主体的解构,在为女性主义打开通向性别差异多样性大门的同时,却已切断恢复性别主体意识的道路。以女性主体的代价换取性别本体的瓦解,如克里斯汀·斯迪芬所说,必定使得女性在拥抱丰富的差异性时很可能迷失的是自身的意义。由于性别本体的消解与理想诉求的缺失,当代女性主义,只能徘徊在“男权解构”与“自我否定”之间,成为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批评实践。

应该说,男性与女性原本处于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各以对方为存在前提,两性之间的差异既是性别本体论的直接根源,也是性别主体性确认的唯一途径。在这个问题上,斯皮瓦克提出“策略上的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或许是“自我他者化”解构逻辑中某种性别本体的回光返照,或许只是女性主义对性别本质所做的某种策略上的改装。但无论如何,“策略上的本质论”这一提法已经表明:性别

本体论的解构决不应该以消解女性主体为代价,女性主体性的重建也不能沿用传统性别本体论中二元对立模式。关于新型性别主体的建构,阿·索伯从沃尔夫双性同体观念受到启发,提出相反的设想:“当前界定的男女的概念相互排斥,我们有必要考虑一种不再适用于上述分类模式的双性的人:既非男性,亦非女性,但是‘人’。这种人超越了旧的性别分类,故得以发展现今的旧框架中被否定或异化的各种积极的人类潜能”<sup>[13]</sup>。要在颠覆性别本体论的基础重建女性自我意识,就必须首先保证两种形式的自由,即“充分发挥男女禀赋的自由,坦率承认并培养男女两性各自特长的自由”。只有首先肯定女性作为“人”所具有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赋予女性与男

性平等的发展权利,才能在两性的和谐关系中真正实现女性自我的完善。丁玲女士曾在《“三八节”有感》文中不停感叹,“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候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被提出来呢”,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女性何时才能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力,而应该是“女性将在什么时候才不再是性别的他者,什么时候才能拥有性别的主体意识而不仅仅停留在身体层次”。换句话说,只有当女性主义在反本质主义思潮中彻底摆脱性别对立的解构逻辑,才能切实解决利益与价值、批判与学术之间的矛盾,只有在重塑女性主体性的基础之上将女性主义带回到理性的性别研究轨道,才能真正实现女性意识的解放与自由。

#### 参考文献:

- [1]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太原:山西省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33.
- [2] Raman Selden,et,al.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London:Prentice Hall, 1993:121- 123.
- [3] 西蒙娜 德 波夫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1.
- [4] 玛丽 朴维.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C].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34.
- [5] 特罗 莫依.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陈洁诗,译.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83.
- [6] Derrida Jacques. Acts. Mmoires for paul de man[M] Revised Edition. Trans. Cecile Lindsay, Honathan Culler, Eduardo Cadava and Peggy Kamuf.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 137.
- [7] 高小康.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M].文艺研究,2004(1):14- 21.
- [8] 肖尔瓦特.我们自己的批评[C].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63.
- [9] Luce Irigaray.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M]. (trans) Gillian C. Gill,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133.
- [10] 徐岱.反本质主义与美学的现代形态[M].文艺研究,2000(3):11- 20.
- [11] Jacques, Derrida. Epersons.Les styles de nietzsche[M].Paris: Flammarion,1978:49.
- [12] Krsiteva, Julia. Woman can never be define[M]. New French Feminisms, New York: Schoken Books, 1980:137.
- [13] 王先霏.文学批评术语词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619- 620.

## Anti-essentialism and Feminism

WANG Jin<sup>1</sup>, ZHANG Ying<sup>2</sup>

(1. Chinese Department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2.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Section Zhongkai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ollege, Guangzhou 510225)

Abstract: With the uprising of anti-essentialism, the illegitimacy of gender ontology is commonly questioned. Feminism brought the downfall of gendered essentialism and simultaneously condemned patriarchy politics, but lost itself in its illumination of feminists. The disintegration of gender and lacking of ideals ushers in the contradiction of gender condemnation and academic values when faced by feminists. This paper intends to have an rational analysis of gender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benefits and values, condemnation and academics.

Key words: anti-essentialism; feminism; de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gender analysis

[责任编辑:孟青]